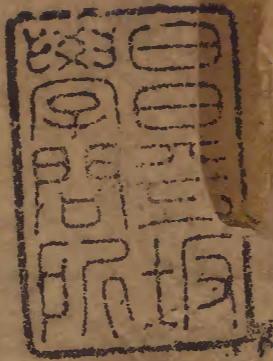


琅邪代醉編 廿六之八



漢書門			
二	一	九	七
〇	一	九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八	漢
〇	二	七	書
六	〇	六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14)
函號	303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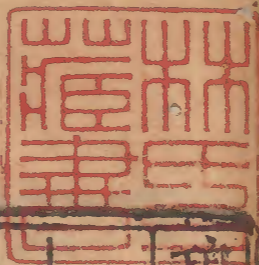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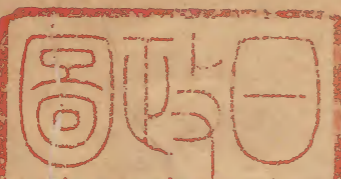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六

淺草文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宰執子弟下第

許仲宣傳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宰相助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監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仲宣時為度支使任宋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廩肅公介參政子





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  
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煇孫塤皆  
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癸辛 樵志○宋初陶穀子登第  
太祖曰吾聞穀不能教子命覆試之不成一字遂黜落  
薦弟

龔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即薦其弟龔善古人內舉不避  
親如此

釣渭釣名

昔木公釣於渭水之溪而李由以為釣位所謂廣張三  
千六百釣夙期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灘而

滕一作滕以為釣名所謂祗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

古名是也名賢說海

焚草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煢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  
偽為浩疏有劉店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  
也諛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冊立茂為太子  
而竄浩于韶州夫焚諫草美事也廼有因而得罪者鷄林

馮京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日不一見琦謂其傲以  
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  
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  
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德王公此處高  
於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他可知矣鷓林

孟博裴澣

范孟博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為光祿勳范執公儀  
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  
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澣為陝府錄

事參軍時李汧公克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  
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  
召不至公怒召讓之曰何相忽之甚也澣曰必也正名  
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  
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澣退汧公命駕訪  
之置在賓席鷓林子曰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禮  
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儀見迺責人以禮外相崇  
裴澣則堅自卑執不受人分外之禮賢者器識何別○  
按澣非不受人分外之禮以汧公相待未盡禮也命駕  
親訪置在賓席後日有燕澣豈再辭乎



對仗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斷絲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任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不怒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顧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也人謂其有家學

諱取枉法賊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門吏請家諱公曰諱取枉法賊公後致政作詩曰雙鳧乘鴈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憂唐張說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公詩蓋用此

青箱雜記

白髮

杜牧之送隱者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詩言人情世事類有趨避惟白髮則畢竟無私雖富貴



不免於老何役役而不知休耶大抵白髮老之徵也人固未有白而非老老而不白者其或矯揉而為之非情矣宋寇準受知太宗欲使為相嫌其年少準乃服地黄與蘆菔以反之髭髮尋白元史天澤年老髮白藥湟之為烏世宗訝之對曰臣覽鏡見髭髮白恐報國之心自以老怠故藥之使不異於少壯庶此心之猶競耳論之者曰準之白非老也天澤之黑非老而不白也準急於進取而天澤則欲固其祿寵二公於君子之道槩未有

焉夢蕉詩話

忍

晉朱侗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侗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鬪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



帛以旌之開元天寶遺事

黃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持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存餘堂詩話

###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浮悔還潛之遠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

至元魏以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諸弗誦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即孤魏使孤代侯上既至言曰不過期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為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管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



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為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容齋隨筆

### 飛隣望隣

自古所謂四隣，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盡息以募役行之既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隣望隣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吊陶奏疏論之。

### 禁捕蛙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去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犁明持入，或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教夫如此。有先往語門卒者，以故捕得意，欲陷其夫於罪，而據其妻也。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三柳軒雜識

### 決蒲團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明州，開分省為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言不寘，平



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十七，棄之可也。乃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隣。」

軌革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是，因集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浴莫浴。」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教言足矣。是受教行，途中遇大雨，憊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而行，未幾屋倒，獨得免。是之妻已謁隣人，俟旋歸，將欲毒之，約其私人曰：「今夕新

浴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是洗沐，重易巾櫛，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因反自沐。夜半反被害，是驚睨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牘，是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呼是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是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數，與明者果也。拊掌錄

嚮糕

平豫李曰：「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哉是言也。」



昔范丈正公有鄰媪晉謁苦貧甚公問汝何生理媪對曰鬻糕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曰日入錢四十文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媪如其言糕肥而賈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媪不半歲大饒富今之逐什一之利者慎勿規近利也

### 杖衛府吏

楊阜字義山為將作大監明帝時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幸者乃召衛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乎帝聞而憚之

談資

### 穀價

盧坦為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河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全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

### 米價

余孤文公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取富米價頓平

### 發賑



負羊干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放羊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牛干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牛干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遂得釋

還絹

閻憲為綿竹令以禮諫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帛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忍負也華陽

國志

訟官

劉真長父丹陽尹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為相攀

正劉曰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末流乎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胡絹裴床

魏裴潛為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不飲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當為天下第一後傳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



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  
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杜夫人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  
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  
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纓言是  
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  
改節

布被瓦器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食官舍布被瓦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  
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  
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白壁斷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作國是必有  
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  
為不當罪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  
雖然臣之家有二白壁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  
相如也然其價者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  
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



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新書

敢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何謂也曰忠於主信於令敢於不善人說苑

印在書下

王文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問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此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人服其精明雜志

石喻

劉公幹辨敏無劉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魏武至尚方硯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如何劉因喻已自理蹠而答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伸公笑釋之

焚制草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公何獨焚之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飲醢



任廸簡在李景略幕中。景略嘗宴客，行酒者候進醢，景略用法嚴，廸簡不忍其死，飲為醢，徐以他詞請易之。歸病，絡血終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

不言中書事

趙光逢初事典墳，動尋規檢。弟光胤為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默如此。孔平仲續世說

孟羽化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巨萬，多為主藏。豎海鷗然安取，竊別貯杯盃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詢海鷗，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耳，不復致語。

玉杯碎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司馬溫公范蜀公同過為會。潞公出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蘇環有子

中宗嘗召宰相蘇環，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吾者言之。頰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亦奏曰：漸朝涉之脛，剖賢人之



心帝曰蘇環有子李嶠無兒

淫具

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游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瓦衣

唐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出獵

辯僧冤獄

宋時有僧暮投村家宿主人不納僧寄宿門下車箱中夜有盜自踰墻入扶出一婦并一囊物僧心念主人不納強宿於此今失人物事必累我遂亡前去忽墮井中則已殺死婦在井僧欲出不得天明尋人至見婦尸并僧縛去僧念是前生宿業乃服與婦姦誘引俱亡因殺死投井中暗失足亦墮之賊在井邊為人取去案成申府府尹向敏中疑之引僧詰問僧但云宿業今報固無可言公再四問以實對公潛使吏於村落察聽有村店人問客曰君從州中來殺人僧斷否答已決矣傍一嫗



嘆曰僧枉矣吏曰事決雖枉不問姬曰殺人乃村少年因奸殺之吏即捕送府招伏釋僧斬賊人稱為神涼水記開

禁月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明月

回波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為迴波詞眾皆為佞說之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飲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

問人問官

主平子常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乙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所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何氏語林

却古鏡

唐文穆公居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百里欲因公第獻以求知其第伺間從容言之公曰吾面不過



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鏡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  
其遠矣歸田錄

講水利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  
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  
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  
許水平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  
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  
笑遂止何氏語林  
按此語頗勝楊蟠無處之說楊蟠號  
浩然無憾無涯也事載存餘堂詩話  
王介甫聞黃河水牌打損汴口云何不用問何子容曰

注不曉事如此與步騭欲囊沙塞江何以異

倉法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介甫  
曰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  
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趨勢

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物譽所歸相  
與言吾儕當以諂說為戒眾皆聞其說而杜之已而質  
潛往說所而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  
又皆不安而去



却古硯

有獻硯於王荆公者云呵之得水公笑曰縱得一擔能直幾何却不受

執帽漂流

杜祁公衍父早卒遺腹生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服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竟不濡聞記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六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七

姑蘇張鼎思睿入父輯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長人

孔子曰樵莛氏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蓋言三丈也著錦繡萬化者謂十丈弇州則謂一丈皆於十之二字訛其一字也愚謂一丈恐不足謂之長極防風姑勿論即如長狄兄弟三人各三丈載之史冊可信者則夫子所謂三尺而十之得其似矣左傳僑如化魯叔孫得臣以戈椿喉而死穀梁傳則謂瓦石不



能害叔孫得臣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肩見於軾一以戈一以矢未知孰是然身長三丈而至于橫九畝則又有不可曉者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王莽時連帥韓傳言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言臣無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莽極喜誇詐而臣無霸長止一丈則長至一丈亦已異矣

魏咸熙中襄武縣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三尺二寸髮白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蓋稱五霸古者以歲半為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子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春風堂隨筆

短

蘇子注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

博物志補曰嘗在都下有中官與言天財庫有朱匣歲



一小人可六七寸。啓視之。阜帽朱服。髮眉具在。及嘗見野史。元至元間。外國獻一小人。長六寸。耳目口鼻與人無異。有髭鬚。頭髮披至鬢下。徧體黃毛。長二分。乃男子也。世宗以賜國公阿你哥。未幾死。因剔去腸胃。乾之。曰人腊。至正乙巳。平江金國寶袖鬻于市。人皆見焉。是知瀾武時。東郡所獻曰巨靈。山海經所載小人國。又西北極稱有人長九寸者。皆或有之。

### 四乳

宛委餘編云。文王四乳。宋范鏹百常父子。我朝倪文僖謙俱四乳。余按蕭子顯齊書。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不言乳生兩腋下。而云兩腋下生乳。是腋下另生乳也。敬則其亦四乳乎。又嘗讀小傳。倪文僖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岳。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汝無子。汝夫齋戒之誠。今與汝子。因指棒香合童子。示之。生文懿公。頎躬廣頰。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乃文懿。非文僖。筆以備考。

路史因提紀。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唐太祖三乳。嘗有書生謁之。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當必

有貴子

古今識鑿



目腫

舜重瞳項羽重瞳李煜太子目有重瞳自謂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于宋

沈約左目重瞳腰有赤痣梁武受禪拜尚書僕射

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

魚俱羅相表雄異目有重瞳隋湯忌之被誅

廬山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目皆俱赤號

赤眼歸宗和尚

傳燈錄

拭眼禪師棄位出家目有雙瞳為弟所疑乃佯為目疾常以帕子揩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輒有光氣益

不自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褻衣抖擻于釜上其光

即落

感應篇

目疾

丁儀曹公聞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曰

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

辟正禮為掾與論議嘉其材朗曰即使其兩目盲當為

與女何況但眇是兒誤我

范武子嘗嘗患目痛就張處度湛問方處度因朝之曰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

授在立明及漢杜子長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



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  
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養以  
神火下以氣箴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臨之一  
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筭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  
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白起瞳子白黑分明嵇中散語趙至曰卿瞳子白黑分  
明有白起風但量小狹趙曰尺表能審幾衡之度寸管  
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左慈神仙傳慈訪徐隨隨門下客報徐公有一眇目老  
公至門意其不急之人因給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見

車牛在楊樹梢行文車轂中皆生荆棘徐公曰咄咄此  
是在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

湘東王嘗遊江濱嘆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  
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褚炤字彥宣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炤  
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聞彥回拜司徒嘆曰彥回少  
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  
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  
有期願之壽

文中子嘗謂房玄齡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



崔蝦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  
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獨孤及晚嗜琴有眼疾不治欲聽之專也

梁元帝眇一目徐妃每知帝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  
見大怒而出職林

公羊傳郤克眇季孫行父秃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  
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

宋雍初無令譽瞽後乃有詩名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

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長卿有眼作無眼之句宋  
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稱為四背盧詩曰願得遠公

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上人詩曰推愁更漏促離別

在明朝劉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聞花落地聽無聲宋

詩曰黃鳥不堪愁裡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殷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

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中興書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

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不靈淵不深不清

北史谷楷渾之曾孫眇一目性數忍前後奉使皆以酷

暴為名時人號曰瞎武累遷城門校尉

魏為任未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速徵命



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恣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迷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後昭達因醉墜馬髮角小傷私喜之相者曰未也後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當富貴竟為司空

俞堪隱曰以范忠宣之盛德晚乃喪明令其甥司馬朴扶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忠宣名純仁

孫龍圖覺晚年病目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

其子取西漢在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二人更讀于傍終一策別易一人飲酒一杯

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但近覩爾若遠視何可當

欒城遺言

殷仲堪眇自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耳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祖挺

胡旦字周父勃海人舉進士第一後喪明以秘書監致仕退老漢上雖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



口吃

韓非司馬相如楊雄周昌魯恭王餘魏明帝鄧艾宋孔  
顛後周盧柔鄭偉隋盧楚唐李固言南唐孫盛皆口吃  
助鷄周昌對漢高帝曰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司馬相如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  
卿大事稽康高士傳

李廣呐口少言本傳

梁冀口吟舌言注謂語吃不能明了

孫皓凶暴驕矜有劾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劾貞  
正諧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劾中惡風口不能

言語皓疑劾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  
之

晉末王戲鄧艾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劉邠嘲王汾曰豈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

名惟聞艾氣倦游錄

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每見其文嘆謂  
絕倫時人以其貧賤不重之仕為中臺郎

沈約謝朓于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向崔慰祖問北里  
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詞而酬對精悉朓嘆

曰班馬復生何以過此韓十八答楊子書曰東野吃



吃說足下不離口

宋書孔穎字思遠會稽山陰人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

焦遂口吃見客不能言醉後酬對如注射時謂酒吃杜詩焦遂五斗方卓然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左思字太冲貌寢口訥而詞藻甚麗作三都賦十年而成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

張吳興玄之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窠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方于恣態山野且兔缺性好陵侮人有龍丘李主簿偶一見于遂同杯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之曰措大喫酒點益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益下人喫酒點酢只見半臂著襪不見口脣開跨一坐大笑

陸羽童學記誦其師教以佛書欲使為僧羽不欲竟苦鞭笞去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俛陋口吃而辯止元初更隱茗



溪著茶經三篇。鬻茶者皆陶羽形置場突間。祀為茶神。不售即沃以茶。羽本傳

後周鄭偉口吃。少時逐鹿失之。問牧豎。牧豎亦吃。偉怒。謂效已吃。射殺之。

南唐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辨鋒生。聽者無倦。淮南子曰。臬陶瘖。人不貴乎言語也。

家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山谷。贈詩云。家侯口吃善著書。常願執戈王前驅。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

蘇東坡有吃語。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窮駕角掛經。孤

航擊舸。菰莢隔筵。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頤黑各其。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荆笄供繪。愧攬皓乾鍋。甬及甘瓜。莢人謂善謹。

故事。放榜畢。旅謝時宰。榜首致詞。有丁穉者。語吃。欲言穉等登科。趨而前。連聲曰。穉等登竟不成語而退。

口臭。越王嘗吳王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出越絕書。桓帝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令含之。存嫌有過。賜毒歸舍。哀泣僚友。求抵其藥。咸嗤笑之。

琅邪代醉編 卷之十七 十



宋考功在天祐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  
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但以其  
有口過蓋之間忠苦疾口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慚憤

陽喑

薛元超收之子止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常語之  
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時政出武后因陽喑乞  
骸骨○淮南子曰卑陶瘖而為大理

甄逢父子識祿山必反即詐喑奔去薛與元微士書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  
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膏藥為業人莫之知也

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  
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  
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入也有請道者劔書  
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績仲長先生傳  
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  
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大聲

廣五行記孫休時烏程人因疾愈能響言聞十數里外  
鄰家有子居外久不歸其父假之使為責詞子聞之以  
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其所以然



足疾

左傳苑子荆林雍斷其左足蹙而乘於他車以歸蹙音  
磬一足行也梅舜俞送寧鄉令張沈詩長沙過洞庭水  
泊風搖石青山接夷蠻白晝鳴鴉鷄竹存帝女啼夔學  
林雍蹙不嫌卑濕憂清風入詩興用修云蹙字韻書不收  
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蹙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  
視蹙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本傳  
王衛王球為尚書僕射有脚疾常還家卧不時入直  
立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  
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名臣不可復為履鍊

陸績在吳除鬱林太守既有蹙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  
也雖有軍事不廢著述作渾天圖注易釋玄

符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刃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  
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齒跛一足故戲之

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  
繫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  
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六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  
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左昭七年  
鄧粲與劉麟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不應州郡辟命荊州



刺史桓冲卑詞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  
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讓忽然吹節  
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  
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  
公等無以難之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

視事

王江州弘欲識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  
故人雁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輦藍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  
無忤也

羊季少有俊才與謝安壽相好嘗往謝許未食俄而王  
齊王賸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悅色欲使羊去羊  
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曠自若

王敦害周伯仁從弟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  
見敦敦恠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  
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  
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  
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詭之有敦曰脚疾  
何如頭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



將軍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孱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為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頽水

唐詩紀事

鍾繇為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朝見使載輿上殿虎賁舁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魏志

李贇字宋子江夏鍾武人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贇疾不能行坐嘗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度司徒王導復辟之贇曰茂

弘乃欲以一爵加人

文字志

庾友小字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之

袁容師嘗度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容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以免跛男子是婁師德

江革在彭城南下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



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歌器  
漏刻銘革暉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  
延明又令革作丈八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  
將加極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若  
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南史梁  
武謂革不奉佛手勅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  
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啓乞受菩薩戒

陳搏乘一驢遇太祖太宗於長安下驢大笑巾簪皆墜  
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同之  
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左陳笑曰紫微帝垣一小

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右

群談採餘

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  
行持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  
來勃窣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財  
第恐以詩而誤他人也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拊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  
鬼今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梅名詢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  
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



園春盡即還為人談噓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不知其名  
陳白雲家籬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又會稽民朱氏亦然。其家亦種決明。悉拔去之。

足之不良。君子所矜。余初不忍錄之。然觀齊人戲晉客。遂致喪師。平原斬女子。因而得士。則勸戒攸存。如江革之辭銘。王彬之泣友。晦翁之追賢。人品屢因之。見矣。至若述仲尼之稱王駘。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申屠嘉對子產。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叔山無趾。踵見夫子曰。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斃亦何足為君子累。

頭搖

楊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旦暮吟咏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唐詩紀事

洋景盧金萬主篡位。使來修好。景盧往報。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乃高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來言。景盧懼留不得已。易之。景盧素有風疾。頭常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



十九秋傳與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卧讀之翕然

而起曰此愈我病

饋古賤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引饋服之王莽頂

秃又加其屋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

內置酒十甌甌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

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礼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

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帝憮然大笑

北史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擗沐

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阜帽

宋祖時主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

搏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秃嗣宗毆其僕頭墜地趨前

曰臣勝之上笑以嗣宗為狀元涑水記聞

子瞻髮秃山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詩曰陽城論

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笑取儋

州秃髮翁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

郭皆諱秃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故

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文康象庾亮耳顏氏家訓



領下鬚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玄宗每嘉之文樹髭生領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游洛下人呼為猴頰即以領下有鬚若猿領也

白鬚

晉王彬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幹局之稱累遷左右祿大夫

鍾毓兄弟穎悟絕人每有朝戲未嘗因躓聞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

夾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低二鍾多髯故以為戲

琅邪有一諸葛面病鼠瘻劉真長見之嘆曰鼠乃復窟穴人面耶

饒鬚

張裕饒鬚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饒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

釋編



樹鬚

李庶生而天閣崔謀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謀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

尖頭

古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端謹口不言禁中

面狹長

宗如周面狹長蕭譽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

耳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瘦

宿瘤女齊閔王后

樗里子瘦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

杜預亦有瘦晉書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瘦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頭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白題曰杜預瘦及平盡捕殺之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尤與蔣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忌之了尤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叅軍如從屋漏中来

南唐僧齊己姓胡氏家益陽出家於大瀉山寺性耽吟咏而項有瘤贅時號詩囊與鄭谷沈彬僧虛中同時

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中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

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王欽若項有癭人稱之曰癭相

面瘡

蘇子由面有瘡高安丐者趙生謂子由曰君好道而不

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

梳水以灌溉子骸經旬諸疾可去子由用其說信然惟

怠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龍川志畧

趙文敏公風瘡滿面李國用望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

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

海後皆如其言

耳聾

楚杜臺卿

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集謂

邢子材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材曰海中有蓬萊山



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蓋蓬音反語裴聾也故以戲之出  
談藝

雲溪子曰杜微之聾也推蜀賢於葛亮阮籍之醉也託  
魏史于王沉

治聾

李昉為翰林學士月給內酒兵部李濤嘗因春杜寄昉  
詩云杜公今日沒心情為寄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  
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賈氏談錄  
殷仲堪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開夫聰明性之美  
者而殷仲堪之聰反謂之病然則聖人天聰明之盡必

有所以為聰明者矣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石林燕語載五代李  
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  
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為  
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  
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  
字濤姓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  
聞者無不以為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笑

晉陸機見張華華曰賢弟何以不來曰舍弟有笑疾不



敢不先陳之。張華鬚偏，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雲又嘗縑經上船，水中見影大笑，落水幾于死。事見釋常談。錦囊固自可笑，縑經影亦何足笑耶？  
桓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大笑。桓曰：桓思道能作大家兒笑，按楨之小字思道，老子明道，故曰顧名思義。  
南宋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仰。北魏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長代尹留鎮，因別賜萇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

宋包孝肅，時人謂其笑難得，比之黃河清。

元曹知白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戶庭，或放筆圖畫，掀髯大笑，人莫窺其際。

### 女子鬚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見雜助。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度為女道士。見妙林。我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吾鄉有車四者，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二繚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呼為三鬚娘。云見庚巳編。

陽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雲自言，少時夢中被



入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擐以金鑲甲  
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  
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  
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酉陽雜俎

### 舜妃盲

大戴禮舜娶堯之女厘氏或謂女匿與皇英為三路史  
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  
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比山海經作  
登比豈即大戴禮所謂女匿者邪尸子云堯徵舜妻之  
以媵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即女匿邪

秋林學山

### 治病

小侯之山明潭之水出焉南流注於黃澤有鳥如烏而  
白文名曰鵠鷄食之不澇注不瞋目也

上申之山鳥多當扈狀如雉以其髯飛食之不眴目各

為北牡

脫扈之山有草如葵葉而赤火莢實實如酸莢名曰植  
楮可以已瘋

病也食之不昧

金精之山多天嬰狀如龍骨可以已瘞

陰山少水出焉中多彫棠葉如榆而方其實如赤菽食  
之已聾



符禺之山有木名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鳥多鷓  
旻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

天帝之山有草如葵臭如麝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  
之已瘵

甘棗之山有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名曰薄他可  
以已瞢言有獸如獸鼠虺而文題其名曰難那食之已  
瘵

臯塗之山有石名礬可以毒鼠有草名無條可以毒鼠  
有獸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櫻如有鳥如  
鷓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瘵

托噐之山有鳥人面名曰鷲鷲宵飛晝伏食之已暍

浪水有虎蛟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丹熏之山有獸如鼠而菟身音如獐犬以其尾飛名曰

耳鼠食之不脰大腹也

松果之山有鳥名鳩渠形狀如山雞可以已膝皮皺起也

單張之山有獸如豹而長尾人首牛耳一目名曰諸捷

行則啣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如雉文首白翼黃足名

曰白鶴食之已噎痛可以已癩癩病

甘露羹

李林甫壻鄭平為省郎林甫見其鬢髮班白因曰上明



日當賜甘露羹鄭郎食之能烏髮翌日食之一夕兩鬢如黧

東郡代醉編卷之二十一

東郡代醉編卷之二十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李載仁謝奕

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自負文學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亟于厨中取飯并猪肉令對餐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以酥聞者笑之三楚新錄謝奕作剡令有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過醉猶未已

劉臻

東郡代醉編

卷之二十八



劉臻爲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爲臻欲歸引至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爲陳愧齋事

周朴

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  
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  
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  
遇微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  
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爲閑客松  
栢被人伐作薪有二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遇朴

在傍士人乃歛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  
向東朴聞之遽隨其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  
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  
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或曰曉來山鳥關雨過杏  
花稀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  
初亦朴詩也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  
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

李賀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  
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請曰某



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  
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召詰之其人曰某  
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無舊有  
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  
篇什流傳者少

羅友

昔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  
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相溫府相責之曰君太不逮須  
食何不就身求迺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  
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相大笑之後舉爲襄陽太守舉

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

子鵝林

張元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  
倜儻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有雪詩云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  
擲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  
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  
用間已走西夏與囊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秦檜爲  
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  
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



王牙什醉編  
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秦此舉亦有見哉俞文豹清夜錄

螳螂葉壁魚字

楚人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郭葉可隱形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郭問其妻汝見我不妻始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給曰不見於是竊喜齋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為市吏所縛邯鄲笑林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靈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惑之

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其蟲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孫元憲瑣言

燕石

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圍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堅

白頭豕

朱濟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群豕皆白慙而還

### 山雉

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雉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 歐柳白檜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陽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采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白樂天為郡日恩信及民百姓皆愛而思之常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為白公檜以此其棠

### 韋思明

李彙征客游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韋氏莊居韋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次第至李涉詩韋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一詩因而跲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怛焉遂隱羅浮經於一紀李旣云亡



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時或潛然乃舉觴持酬反袂  
而歌云春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攄客於雲川  
值彙征細述其事云

唐詩紀事

### 楚市偷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  
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帳而獻  
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  
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曰

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以  
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淮南子

### 崔郊

崔郊秀才寓漢上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婢端麗饒  
音律姑貧鬻婢於連帥于公愛之以類無雙

無雙即薛太保愛妾

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龍眇彌深郊思慕無已婢因寒食

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掩泣郊贈之詩曰公子  
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公覩詩令召崔生  
郊憂悔甚及見握手曰何靳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



歸幃愧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命召焉及至今唱歌乃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為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書行手書送謝雲谿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時人用為雅譚歷觀國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雲谿友議

何恢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喬知之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之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隋唐嘉話

按寵婢名窈娘

韓翃有寵姬柳氏翃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詩曰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取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果爲番將。沙吒利所劫。胡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胡不樂。具告之。有虞候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即詐取得之。以授韓希逸。聞之曰。似我往日所爲也。後復能之。

石崇

石崇婢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印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十人。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竟不許。遂及於難。秀使者可謂賢矣。惜崇不能聽其言。

綠珠姓梁氏。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十斛買之。善吹笛。見嶺表錄異記。

劉禹錫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強取之。他妾擬作四愁詩。警句有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啣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窓下月猶殘。又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



五子个西  
卷之三  
憐夜恨吟料得秋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詩本事

或昱

韓滉鎮浙西或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間妙  
滉聞召至藉中昱詞送之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藤  
蔓係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首  
歌此詞滉即歸之○昱一妓為干公所奪一妓為韓公  
所奪皆即歸之所遇何幸也二詩正足動人而干韓兩  
公亦豈孫秀李逢吉比哉

趙嘏

趙嘏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為鶴林之

游浙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  
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肯  
娥屬使君帥問之乃遺還古今詩話○嘏方出關逢於橫水  
驛姬抱慟哭而卒惜哉

王晉卿

王晉卿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  
絕流落不知何許後內徙道許昌小樓聞泣聲問乃囀  
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  
今無古押衙有為足之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  
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回首音塵



兩沉絕春鶯休轉沁園花西清詩話

潘炕

蜀潘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蓋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蜀構

張燕公

張燕公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干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張表臣曰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死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

建也 蜀王 建也



圭庶幾免罪張說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

珊瑚詩話

周邯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時遊水面意有領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於井口有金瓜擊而入焉遂亡奴

陶現

唐陶現靖節裔孫也開元末家崑山汎游江湖與孟雲

卿輩共載吳越之士號為水僊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之久之肢體碎裂浮於水上現為流涕作回棹詩

吳興掌故

阿丑

憲廟時中人阿丑善詼諧頗有方朔謫諫之風汪直旣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兩越耳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事曰八千兵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邪二千



在保國公家蓋房憲廟密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  
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  
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曰公論如今  
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  
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憲廟微哂而

巴文林琅  
邪漫抄

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  
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  
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

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  
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  
問是誰吏曰蔡伯嗜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縣獄

知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  
獄吏俾祭臯陶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無知祭之何益臯陶大理善用刑故後享之今西北  
屠者皆祭樊噲又可笑也

泊宅編 ○今臯陶廟不  
知廢於何時

優人

史彌遠用人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閩大宴有優為衣



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終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

乎齊東野語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常因誕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為戲。可及博衣褒帶。攝齊升坐。稱三教論衡。隅

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坐也。上為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倘非婦人。何謂有身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焉。上極歡。賜予頗厚。

群居解頤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戲。伎之日節各不同。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一



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一人滿頭為髻曰童大王家  
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  
者曰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  
兵此三十六髻也齊東野語  
金陵建國之初開市苛悉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上曰  
近京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對曰兩懼抽  
稅不敢入城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南唐近事

### 破錢詩

毗陵郡士人家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  
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依稀猶有開元字暗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墨客揮犀

### 妓詩

韋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錢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  
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有  
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  
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  
不嘉嘆

天台營妓嚴藥字幼芳善琴奕歌舞間作詩詞有新語  
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



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  
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  
齋開宴坐有謝生者命之賦詞以己姓爲韻遂成鵲橋  
仙云碧梧初出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  
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  
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天上方纔隔夜謝爲之心醉  
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  
嘗與藥爲濫係獄月餘雖被箠楚而一語不及唐木幾  
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憐其無辜命之作詞自陳  
即口占卜筮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

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  
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夷堅志亦略載  
其事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  
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  
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脫灑可喜

瓦盆

鶴林  
玉露

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  
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銀壺  
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



馬同一遊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知此則貧富  
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  
僕至以銀盃瓦碗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  
銀盃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盃有精粗  
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  
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

鶴林  
玉露

### 好仇

唐人有小詞門外鴉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冤  
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  
獨睡時今人男女有情者必稱冤家至於因緣則每稱  
惡因緣陶學士郵亭詞是也冤家字意其來亦又如關  
雎詩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傳曰怨偶曰仇君子好匹而  
借怨偶為義意可見已筆之以發一笑

### 簇酒飲衣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  
為簇酒敘閑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  
曰飲衣搔首

### 飲量

山巨源飲量至八斗晉武帝每令私益之盡量而止醉  
後鋪綴折筋不休則不特能飲亦洪於食者也劉伯倫



祝詞云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嵇阮可以例推矣周伯仁  
渡江雖日醉而恒云無對後有舊對訪之欣然命酒各  
盡一石大醉其人酒從臍出滂沱牀下而死滿寵盧植  
馬融傳玄劉京魏舒劉藻柳憲之飲皆可至石餘鄭康  
成鄧元起皆一斛不亂于定國飲酒數石不醉為廷尉  
十八年冬月請讞益精明數石不能十石亦可三四石  
也為古今酒人之冠厄言  
永樂中外邦貢使至絕能飲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  
曾狀元榮自請於上上問卿量幾何曰待得此使過足  
矣不必盡臣量也上說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輒大醉

元殊無酣容使人愧赧事畢上大喜曰只酒量豈不當

作我明狀元耶賜酒甚厚前問記

王楙曰後漢周澤為太常清修時人為之語曰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  
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眾為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  
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  
晚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僕  
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  
人生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千日酒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  
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  
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  
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  
千日按搜神記中山釀酒人名狄希

碧筍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避暑於此取  
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  
莖吸之薈氣清冽名曰碧筍酒雞路集

崑崙觴

魏賈𪚩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  
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西陽雜俎

鶴觴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  
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則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  
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  
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  
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如藍記

桑落

劉白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名桑落酒或曰以桑



落河名之也。後人乃訛為索郎。王子年拾遺記云：武帝思李夫人不止，從者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危出波祗之國，酒出洪梁之縣。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

永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北使至，亦健啖，求為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銜，因獲充選食，已復索乃各以牛豚進。使者辭不能容，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節使還不為生計，每飯必肉數斤，未幾所畜一空。其妻告以饑，愁中吐出一虫，如小龜，金色，遂殂。

癸平辨識

### 噉梅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 瘡茄

劉邕愛食瘡茄，以為味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疫瘡，茄落在林，邕取食之，靈休大驚，茄未落者悉褫取。給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 爪甲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宋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芟會。



魏牙什西紀  
卷之三十一  
九  
嗜嗜羊棗八儀休嗜魚王莽嗜鰻魚王右軍嗜牛心宋  
明帝嗜蜜漬鮓鮓齊宣帝嗜起麵餅鴨臠高帝嗜肉膾  
陳後主嗜鱸肉齊蕭頴嗜胃取白肉膾至三斗後魏辛  
紹先嗜羊肝

好潔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王思微好潔左右捉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  
汗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不足  
遂令易柱

何佟之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

為水淫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  
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則濯  
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杜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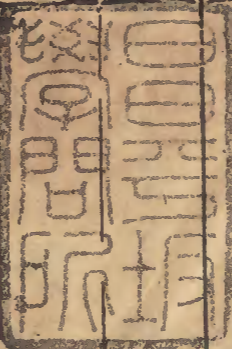
謝朓詩云芳州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  
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候  
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劉賓客  
嘉話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



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  
快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  
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八終

商春子以朱句



